

●暢銷百餘年的文學經典 ● 人間淨土的真情謳歌

阿爾卑斯的少女— 海蒂

喬安娜・史派瑞／著◎江淑芬／譯

文學經典
世界名著



世界知名文學家——喬安娜·史派瑞(Johanna Sparr)，一八二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瑞士蘇黎士的海傑爾(Hinzel)。年幼便對文學有極濃厚的興趣，喜歡演戲，是個天生的演員；有音樂方面的天賦，所寫的詩篇都像一首動人的樂章。

十四歲離家至蘇黎士求學。一八五二年與班納·史派瑞結婚，並育有一子。一八七一年開始寫作，一八七八年後方才全心致力創作。她的作品非常適合青少年閱讀，且被譯成多種語言，還有一部分印成專供盲人閱讀的點字書。一八八〇年，《阿爾卑斯的少女——海蒂》問世。其晚年曾從事慈善事業，走訪各地。閒暇時，編寫許多生動的故事給小甥女。卒於一九〇一年七月七日，享年七十五歲。

懷有一顆赤子之心的海蒂，被阿黛阿姨帶往山上爺爺的水屋，她以真情化解了原本離羣索居，封閉心靈的老爺爺的心結，重拾久違的親情與友誼，更贏得周遭人們的喜愛。同時，海蒂的純真打破了人與動物間即有的藩籬，建立彼此心靈的互信互動。

全文以阿爾卑斯山壯麗的風光為背景，故事取材於許多作者童年時深刻的經驗與記憶，所以讀來臨場感十足，彷彿身歷其境。在世界知名文學家洗練的筆下，充分表達出悲天憫人的胸襟，以及真愛流露的極致，將讀者帶進靈契的時光隧道，忘卻城市的喧囂擾攘，走向自然質樸，只有愛的世界！



90185081

阿爾卑斯的少女— 海蒂

喬安娜・史派瑞 / 著 © 江淑芬 / 譯

RW71008/01



二五二四

(101)

關於本書

「高山上的小木屋，住著一個小女孩，她是一個小天使，美麗又可愛……」這幾句曾經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詞，相信能喚起十多年前你對它的深刻印象！《阿爾卑斯的少女——海蒂》(Heidi)正是曾在台視播出而造成轟動的「小天使」影片的原著小說，作者是世界知名的文學家喬安娜·史派瑞(Johanna Spyri)。她的作品被翻譯成許多種文字，還有一部分印成專供盲人閱讀的點字書。

她最為人傳誦的本書完成於一八八〇年，在世界各地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，風行全球百餘年。喬安娜寫這本書，主要是逗她的小兒子開心。故事中取材於許多作者童年時深刻的經驗與記憶，所以感覺非常真實，使讀者彷彿身歷其境，認識了主人翁海蒂與她成長的美麗故鄉——麥揚村(Maienfeld)。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，來到這優美恬靜的麥揚村，因為他們認為這裡就是海蒂的家鄉。

書中引人入勝的地方，不在文字的雕琢，而在於真情的流露。作者藉著海蒂誠摯善良的心，以及阿爾卑斯山自然質樸的風光，生動地表達出一份令人感動不已的「純真的愛」。這份愛是一股奇幻、不可言喻的力量，存在於我們的四周，足以化腐朽為神奇，更能無私地包容一切。

當白羊雪球安心地倚著克蕾，溫馴地咀嚼她手上的青草，原本孱弱、不良於行的克蕾，剎時搖身變成濟弱扶傾的強者，建立了人類與動物間彼此心靈的互信互動；而離羣索居、封閉心靈的山大叔，也因海蒂的出現，逐一打開心結，重新回到故居，拾回久違的親情與友誼，更幫助克蕾再站起來走路，成為慈祥和藹的老爺爺。這一切的轉變皆是「愛」的力量使然。

全文以阿爾卑斯山壯麗的美景為背景，在作者精湛洗鍊的筆下，詮釋著一幅賞心悅目的山川風露，以及一顆赤子之心的胸襟，將讀者拉進心靈的時光隧道中，忘卻城市的喧囂擾攘，走回童年單純、只有愛的世界。相形之下，文字展現的精神較昔日影片有過之而無不及，讀者可從中領略到一種全新的風貌，實可謂老少咸宜、膾炙人口的優良文學名著，深值我們用心了解！

目

錄

關於本書	／ 3
一 尋親之路	／ 9
二 祖父的家	／ 20
三 草原青青	／ 29
四 彼德的奶奶	／ 45
五 意外的轉變	／ 61
六 海蒂的新生活	／ 73
七 麻煩的一天	／ 83

八	一波三折	/	100
九	一家之主	/	112
十	克蕾的奶奶	/	118
十一	思鄉情切	/	129
十二	鬧鬼	/	134
十三	重回山林	/	146
十四	當教堂的鐘聲響起	/	164
十五	遠行的計畫	/	178
十六	有朋自遠方來	/	184
十七	山林的安慰	/	192
十八	杜飛的冬天	/	200
十九	彼德學唸書	/	210

· 目錄 ·

二十	貴客光臨	／	216
二十一	快樂時光	／	229
二十二	克蕾的奇蹟	／	236
二十三	暫時分手	／	251
	後記	／	272



一 尋親之路

從麥揚村到山腳下，是一條綠樹成蔭的山路。上山的路相當陡峭，筆直通往阿爾卑斯山脈。沿路草木叢生，清新的山林氣息隨時歡迎上山的人。

在六月這個陽光普照的早晨，山路上走著一個身材結實的年輕姑娘。她還牽著一個小孩的手，那個孩子看來才五歲光景，在這樣的六月天，身上卻穿著好幾層衣服，外面還罩著一條羊毛披肩，因此她熱得整個臉頰紅撲撲的，也看不出身量的高低胖瘦。

這兩個人爬了將近一個小時之後，好不容易來到半山腰的杜飛村。這個村子離年輕姑娘自家的村落很近，幾乎每個人都跟她相熟。她一路和村民打招呼，直走到村莊盡頭，卻被一個人攔了下來，對她說，「等一等，阿黛，我跟妳一道走。」阿黛站住腳，小女孩手一鬆，順勢就坐倒在地上。

「妳累了嗎，海蒂？」她的同伴問道。

「不累，就是太熱了。」小孩答道。

「我們就快到了，妳忍一忍，大約再一個小時我們就會到了。」阿黛哄她道。這時另外那個女人走出來加入她們，小海蒂跟在她們後頭，兩個女人開始聊起杜飛村的種種事情。

「阿黛，妳要把孩子帶到那裡去？」她的新同伴問道。「她不是妳姊姊的遺孤嗎？」

「沒錯，」阿黛說。「我要把她帶去還給她祖父。」

「什麼！把孩子留給山大叔？妳瘋了，阿黛！他會馬上把妳趕出去的。」

「不，阿寶，他是孩子的祖父，他對她有責任。我照顧海蒂已經這麼久了，現在我好不容易有個工作機會，實在無法再分身照顧這個孩子，她的祖父非得接手不可。」

「如果他像別人一樣，當然沒有問題，」阿寶接口道。「可是妳也知道他的行事作風，他怎麼帶得了這麼小的孩子呢？不過話說回來，妳打算上那兒去呢？」

「到法蘭克福去，」阿黛說，「那裡有個人家要我去幫傭。他們去年夏天來貝斯渡假，住在我打工的那個旅館，我把他們侍候得很好，所以他們希望我能跟他們回去。今年他們又來渡假，又問我願不願跟他們回去，這一次我不想放棄機會了。」

「可憐的是這個孩子，」阿寶搖搖頭說。「沒有人知道他在山上是怎麼過日子的。他從來不跟任何人打交道，連教堂都不去。一年難得下山來一、兩趟，拄著那麼根大拐杖，又留著那麼一大把嚇人的大鬍子，誰都不敢單獨靠近他呢！」

「不管怎麼說，他總是孩子的祖父，」阿黛堅持道，「他必須照顧孩子，他不會傷害她的。」

「我真不懂那個老人心裡在想些什麼，」阿寶沈吟道。「他看起來疑心病那麼重的樣子，又一個人孤零零地住在山上。關於他的傳言那麼多，可是妳姊姊是他的兒媳婦，妳從她那兒應該知道事情的真相吧？」

「我是知道一點，但是如果被他知道我在背後亂嚼舌根的話，我就完了。」

阿寶對山大叔的事情一直很好奇，她才嫁到杜飛村不久，對這個村子的歷史還不甚了解。但是阿黛是在杜飛村出生的，一直到她母親去世後才搬走。再加上她姊姊的關係，阿寶相信她一定知道不少獨家秘聞。

「阿黛，告訴我一點山大叔的事嘛，」她挽著她的朋友的手，親熱地說。「那個老人到底有什麼問題？為什麼每個人都怕他？他一直都這麼排斥人嗎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他年輕時候是什麼樣子，畢竟我才二十六歲，而他都七十歲了。要是

妳答應我不說出去的話，我倒是可以告訴妳一些他的故事。我媽媽和他都是唐村人。」

「阿黛，妳這是什麼意思？」阿寶有點責備似地說。「我又不是守不住口的人。趕快告訴我吧，妳不會後悔的。」

「好吧，可是妳可得記住妳自己的話。」阿黛提醒她之後，回過頭去，看那個孩子會不會聽見她們說話。然而海蒂不知什麼時候已經不見了，阿黛四下張望，找尋她的蹤影。

「我看見她了！」阿寶先嚷起來，指著山路上遠遠的一個小點。「她正和那個放羊的孩子彼德一起爬上山崖呢。有他幫我們看著孩子，這下子妳可以放心說妳的故事了。」

「海蒂很聰明，彼德照料她不會太吃力的，」阿黛說。「幸虧她還伶俐，因為山大叔也沒有能力給她過比較好的日子。他自己現在所有的也不過兩頭山羊和一間草屋而已。」

「他以前有錢過嗎？」阿寶問道。

「他以前可是唐村最有錢的人呢！」阿黛強調地說。「他是他們家的老大，下面只有一個弟弟，只是山大叔年輕時不學好，把家產都輸光了。他的父母可以說是被他氣死

的，他的弟弟也搬走了，而他自己也消失了。有人說他從軍到尼泊爾去，無論如何，他這一走就是十多年。有一天，他又突然出現在唐村，身邊還帶著一個十多歲的孩子，希望回來定居。但是全村的人都排斥他，他一負氣，發誓一輩子再也不踏進唐村一步，就搬到杜飛村去了。他的兒子德比長大後當了木匠，全村的人都喜歡他，可是大家對山太叔還是敬而遠之。無論如何，他是我母親娘家的遠房親戚，而在杜飛村，算起來每個人都有一些親戚關係的，所以我們都叫他山大叔。」

「可是德比後來怎麼了？」阿寶迫不及待地問道。

「妳聽我說嘛。德比和我姊姊是青梅竹馬的戀人，後來他們就結婚了，兩個人很恩愛。可惜兩年後，德比在工地發生意外，重傷死了。我姊姊受不了這個打擊，也跟著死了。」

大家談到這件事，都說是山大叔的報應。我們的牧師求他到教堂去，他竟然趕他出門，自己搬到山上去，再也不理任何人。

我姊姊死後，留下一個一歲大的女兒，就是海蒂。我和我母親只好把她接過來，等到我母親也去世之後，就剩下我一個人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她。可是現在我要到法蘭克福去，實在沒法子帶著一個五歲大的孩子，只好把她還給她祖父了。等一等，阿寶，妳要

到那裡去？」阿黛發現阿寶停下來要轉身的樣子，不禁詫異地問道。

「我的目的地到了，」阿寶說。「我要去找彼德的媽媽。我們就在這兒分手吧，阿黛，祝妳好運。」

阿黛和她的朋友握手道別，看著她走向山路邊一幢破破爛爛的小茅屋。那就是彼德和他的母親和瞎眼的祖母住的地方。每天早上，他到杜飛村去把羊帶到山上去吃草，傍晚再帶下來，讓那些羊主人來把羊領回家。通常來領羊的都是小男孩或小女孩，因為羊性溫和，不會傷害他們。一整個夏天，也只有這個時候彼德有機會和同年紀的小孩在一起，其餘時間都只有他一個人守著羊羣。

阿寶走了之後，阿黛等了足足有十分鐘，卻到處看不到羊羣和孩子的蹤影。最後她不耐煩再等下去，便又往上爬，從更高的地方往下看。

這個時候，孩子們已經兜了一圈。彼德在山上自是熟門熟路，領著羊羣到處尋草吃。起初海蒂氣喘吁吁地跟在他後面，身上穿著那麼厚重的衣服，讓她的行動徒增許多困難。

小女孩倒也不抱怨，她先注意到彼德衣裝輕便，所以行動自如，而那些山羊靠著兩條細瘦有勁的小腿，在山岩間穿梭，如履平地一般。突然間，海蒂坐倒在地上，開始脫